

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大奖获奖作品

于东楼 台湾

短刀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大奖获奖作品

I 247.58

A1C1

16

短 刀 行

于东楼（台湾）

2-44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新登字 01 号

出版总监：程志方
组稿编辑：张 维

责任编辑：杨仲禄
封面设计：西 里

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大奖获奖作品

短 刀 行

于
东
楼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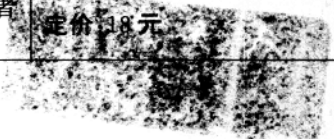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四川眉山新华彩印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字数：343000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7—222—01841—7/I·492

定价：18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武侠小说。

小说一开始，即是紧张的械斗。青衣楼的人马为报仇在追杀金陵沈二公子沈玉门。此刻被追杀的沈二公子已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但是这个沈二公子并不是武艺高强的沈玉门，而是扬州的一名年轻的厨师小孟。他不但不懂武功，而且也不知道沈玉门是何人，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这众多不相识的人当做“沈玉门”的。奇怪的是，不论是追杀他的人或是保护他的人，谁都没有对他产生怀疑，包括沈玉门的贴身丫环在内，都认为他就是沈玉门！因为他长得太像沈玉门了，甚至连身上的伤疤与沈玉门完全一样！

由于这个假沈玉门的出现，改变了整个武林的形势，也改变了厨师小孟本可平淡度过的一生……

小说悬念迭起，扣人心弦。情节出人意料却在情理之中，读来兴味无穷。

本书获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大奖银剑奖。

总 序

宁宗一

为鼓励中华武侠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团结联系众多的海内外武侠小说作家，提高武侠小说的创作质量，引导健康的阅读潮流，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和江苏文艺出版社联办的“中华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前不久在北京揭晓。

此次参评的中国各地出版的武侠小说共六十余部。经广大读者的推荐和专家学者与著名作家十天的筛选评比（不包括前期的大量工作），评出银剑奖三名，铜剑奖三名（金剑奖暂缺）。倘若不受名额的限制，凡佳作均可入选，则至少还可增加若干倍，真可谓代有才人，各领风骚，令无数后继者为之神往。

这些获奖的武侠小说精品，大都吸取我国传统侠义小说的精华，显示出独特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与以往武侠小说相

比，这六部获奖作品在审美观、情感意向以及思想技巧诸方面，皆有变异与发展。它们在取材上发挥了传统武侠小说的优势，但扬弃了旧时代武侠小说的因果报应、劫富济贫、伏魔复仇、争霸抢宝等模式，或写侠人义士的尽忠报国、万难不屈的壮举；或提倡学艺尚武风尚，发扬国术武魂；或以历史事件，再现忠奸斗争，张扬傲岸正气。这些作品虽不涉及当代社会矛盾，却能运用今人的感知方式，知识结构，激发人们对健康合理的社会审美理想的追求，因此较之一些前辈所著，它们大多视野宏阔，风格、节奏、韵味均有一定现代气息。借用鲁迅的一句话，就是“以新的形，以新的色来写出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灵魂。”

这六部获奖作品最显著的特点正是呈现了中国人的灵魂——大勇、大智、大德。书中的主要人物完全不是文化上的巨人，但是他们却富有性格上的巨大魅力。他们博大、深沉、正直、真诚、热情、傲岸、勇敢；他们富于个性、敏于行动；他们几乎都充盈着一股豪气，表现出一种坚韧的、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力度，他们大多具有一种不驯服的搏击者的品格。这几部书的作者都注意到了如何把他们的人物置于“死神紧紧地盘踞在喉头”的生死边缘，或是感情和危机的“白热点”之中，或是与环境剧烈冲撞难以自拔的瞬间，然后去讴歌去刻画他们的搏斗、追求、夺取，直到人物战胜对手和战胜自我登上精神新岸。读者也正是从人与人的较量的艰难踟蹰、惊心动魄的过程中，体悟出作品升腾起的一股逼人的豪气和血性，一种“锱铢切不断，浪涛冲不垮”的力度。在《温柔一刀》、《短刀行》、《鸳鸯血》等作品中几乎都显示着把豪气、血性、气度和力度紧密结合的风格特点。在这里，有的是挣扎、呼号、一度的绝望、九死一生的拼搏、命如悬丝的危局，然而最终还是显示了不可

思议的惊人的意志力。

总之，有豪气与无豪气，有血性与无血性，有力度与无力度，关键并不仅仅在于环境与场面的描写多么有气势，又多么九转回肠，更在于人物的心灵的深层有没有克服怯懦、迷惘、软弱'的力的激流。所以综观这些获奖作者的创作心境，几乎大都有一种信念，即在那英雄文字的背后，表现他们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力的崇拜，对勇的追求，对正气的渴望，对激情的礼赞。它使你看到的是刚毅的雄风，是男性的严峻美，巾帼的豪情，这美就是意志、热情和不断的追求。由此也铸造了这些作品的独特的审美风格。它们大多线条粗犷，不事雕琢，甚至略有仓猝，但让人读后心在跳，血在流，并往往产生一种强烈的感情：或促人刚毅沉郁、壮怀激烈；或令人仰天长啸、慷慨悲歌；或促人奋发昂扬；或迫人扼腕悲愤。这种气势美的艺术风格，正显现了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壮美的一面。从另一角度说，这些英雄文字所呈现的壮美正好补充着乃至匡正着时下那“恬适的雅致”和“纤细的温柔”。也许这正是时代精神所呼唤的一种审美风格吧：

另外，这些获奖作品在写作手法上，有同亦有异，但他们大多还是吸取了我国传统美学中的写意性，或以此为基本特征，在写意的空灵和写实的严谨交织而成的文字中进行叙述、造型与情节安排，淡笔传神，迁想妙得，成为令人能够反复回味的精品。再有，这些获奖作品中有几位作者还出色地引进西方现代小说的艺术技巧和叙事方式，他们不满足于情节单一的故事而喜欢采用多线索、对列式结构组织素材，由单向审视变为立体审视，变封闭式叙事为开放式、辐射式的布局，众多的人或事的交替穿插、时序错位的叙述以及空间经纬的展示，要求情节发展的连续性、因果性，使这些小说的传奇性更加浓郁。如

温瑞安、于东楼二先生的大作，周郎兄弟的力作，其技巧的圆润，形式的和谐，皆曾令资深行家拍案叫绝。事实上，这些获奖作品，确实可与世界高品位的通俗读物和畅销书媲美。因为这些武侠小说作家在他们独有的文体和语境中，展示出的是丰富而深邃的历史信息，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局部，一个家族和家庭所散发出来的对于人世间全局的观照，无论就伦理的深度与道德的广度乃至哲理的底蕴，足以使世界通俗文艺家赞叹！在这套获奖作品丛书中，我们约请的几位专家所撰写的评鹭文字是可帮助我们读者更好地理解它的价值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获奖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新人辈出，这是近十几年来一个重要的令人可喜的现象。它反映了思想的大活跃，反映了武侠小说创作的大繁荣，反映了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的精神潜力。

毫无疑问，这六部小说获得读者的好评，并获得大奖评委会颁发的银剑奖和铜剑奖是当之无愧的。我们从这六部小说中看到了小说家们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鲜明的个性印记和不同的风格样式，看到了他们如何丰富了武侠小说的文化内蕴和生命意识，看到了武侠小说与时代与民族与社会与文化与科技与读者诸方面的关系，值得我们认真体味。

我们中国武侠文学学会郑重地推荐这六部优秀作品，还考虑到，武侠小说的读者对象极其广泛，老中青、工农商学兵皆有一大批经久不衰的爱好者。而其中的青少年读者又是武侠小说阅读群体的主力。人在幼年或成长期，物欲未染，知识尚处积累丰富阶段，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愿更多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且稟有时代精神激人向上的在智育德育开发上皆有益的武侠文学占领文化市场。我们中国武侠文学学会责无旁贷，今后将陆续向武侠小说的广大爱好者推荐优秀的醒人耳的、启

人心智的作品！

最后，我们也寄语有志于武侠小说创作的新生力量们：武侠小说创作的好的发展势头是众多有志者的竞相攀登，并决意使自己的创作登上新的高峰。然而攀登无捷径，这无诀窍。武侠小说作为小说的一种类型，它的辉煌前景与路程的艰辛，还在前面，对于我们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来说，今后的评奖将会是迎来更多更美的作品。我们充满信心！

1995年6月26日于南开园

前 曲

扬州小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他反应快，模仿力强，却从不自作主张去做不切实际的事，所以他平生无大志，只想继承祖业，做一个比他历代祖先更加出色的大厨师

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曾经是享誉大江南北的名厨，以此类推，再上几代也极可能是这一行业中的佼佼者。

由于他在这一行业中的显赫家世，当他父亲过世之后，他很顺利便投进了江南第一名厨杜老刀的门下。

在杜老刀严格的教导下，他整整苦修了十年才出师，十年

的日子虽不算短，但他却绝对是众多同门学艺最短、出师最快的人。

谁料就在他出师的第一天，当他踌躇满志地端着最后一道菜，亲自走出谢客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变故突然降临在他头上。

也正因为这个变故，不但改变了整个武林的情势，也改变了他本可平淡度过的一生……

一 冷月千秋关

更深、夜静。凄清的月色淡淡照在青石板铺成的大街上。大街上空无一人，只有街尾“大关客栈”的招客灯笼仍在夜风中摇晃。

“大关客栈”是千秋关唯一的客栈，而千秋关也并非大关口，只不过是皖、浙交界一个小镇甸。平日旅客少得可怜，往常到了这个时刻，早已收灯就寝，可是今天却有点反常，不仅店门未关，店里的伙计还不时探首门外张望，似乎正在等待着什么人。

如此深夜，还有谁会路经如此荒僻的地方？

忽然间，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响遥遥传了过来，十几匹健马转眼便已冲入镇内，踏过沉寂的大街，同时勒缰在客栈门前。

但见健马昂嘶，人影落地，十几名青衣大汉目光一起落在那名迎接出来的伙计脸上。

那名伙计什么话都没说，只伸出三个指头朝上一比，立刻有几名大汉腰身一拧，便已纵上了楼檐。为首一个四十出头的矮胖子也推开那名伙计，带领着其他几人一阵风似的冲进店内，直扑楼上，抬脚便将天字三号房门踹开来。

房里灯光晃动，灯下一个背门而坐的年轻女子却动也没动，只专心在刺绣，连头都没有抬一下。躺在床上一个老人，反倒将身子往上挪了挪，半靠半坐的倚在床头，满脸惊愕的望着那个矮胖子。那矮胖子一见那老人的脸孔，急忙倒退两步，冷笑道：“我当哪个有这么大的胆子，原来是‘千手如来’解老爷子。”

“千手如来”解进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暗器名家，他的女儿解红梅也是此道中的高手，难怪其他那几人听得也跟着那矮胖子连连倒退。还有一人已退出门外，一副随时准备开溜的样子。

解进却双手藏在被里，一点动手的意思都没有，只轻轻叹了口气，道：“老夫的胆子一向不大，从来不敢惹是生非，这次不知何故惊动了‘青衣楼’，又有劳‘矮判官’孙舵主大驾亲临，实在罪过得很。”

那“矮判官”双手一翻，一对百炼精钢的判官笔已护在胸前，厉声喝道：“姓解的，你少跟我装模作样，老子没空跟你闲扯，说！人呢？”

解进道：“什么人？”

矮判官一字一顿道：“沈玉门。”

解进大吃一惊，道：“沈二公子？”

矮判官道：“哼！”

一旁的解红梅也闻之动容，道：“沈二公子还没有死？”

矮判官道：“无论是生是死，我都要把他带回去。”

解进哈哈大笑道：“孙舵主，不要开玩笑。如果沈二公子真的没有死，凭你们这几个人，就能把他带回去么？”

解红梅紧接道：“就是嘛！连你们少总舵主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凭你，行么？”

矮判官冷笑一声，突然喝道：“马成！”

那名已退出门外的大汉，身形猛地一颤，道：“属下在。”

矮判官甩首道：“过去看看他们有没有把人藏在床底下！”

那名叫马成的大汉“呛”地一声，钢刀先抓在手里，然后才战战兢兢的走进来，刚刚走到矮判官身旁，只觉得脚下一浮，身体已被矮判官抛起，直向躺在床上的解进飞去。

其他人也个个兵刃出鞘，一起扑向那张床。只有矮判官双笔一分，上取解红梅的那张俏丽的脸蛋，下点她微微耸起的酥胸，似乎非一举置她于死地不可。

解红梅年纪虽轻，江湖经验却极老到，足尖一挑，身下的木凳已然飞出，刚好将矮判官的攻势阻住，手中一把钢针却向窗外打去。

窗外连声惨叫中，已有几个人栽下楼去，但仍有一名大汉破窗而入，对着解红梅的脑袋就是一刀，动作剽悍已极。

解红梅身子住后一仰，脚拨那持刀大汉下盘，两手又已接连打出，左手的菩提子打向床铺，右手的弩箭直射矮判官的双足。

惨叫之声又起，扑向解进的那几名大汉纷纷栽倒，矮判官却在这时陡然翻起，双笔狠狠的刺入床上隆起的棉被中。

房里所有的打斗登时停顿下来，每个人都吃惊的瞪着几乎

整个扑在床上的矮判官，被里那人也正惊骇万状的望着他，但却不是“千手如来”解进，竟然是刚才被他抛出去的马成。

解进这时却已站在马成原来准备开溜的地方，哈哈大笑道：“孙舵主，你未免也太狠了，怎么六亲不认，连自己的属下都痛下毒手？”矮判官吭也没吭一声，矮胖的身体已像木桩一样，整个僵在那里。解走进来仔细一瞧，也不禁整个僵住了。

原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一柄乌黑的长剑穿墙刺入，剑尖刚好刺进了矮判官的咽喉。

随同矮判官前来的“青衣楼”大汉，只剩下三个人还站在房里，但已个个刀头下垂，面露惊惶之色。解进凝视了三人一阵，才咳了咳，道：“如今孙舵主已被刺身亡，你们三位何不高抬贵手，放我们父女一马？”

那三名大汉相互望了一眼，同是似点头，似哈腰的哆嗦了一下。

解进即刻道：“多谢三位网开一面，回去务请上转你们的萧楼主，孙舵主虽然死在解某房中，人可不是我父女杀的，这笔帐可不能记在我们头上。”那三名大汉急忙答应。

解进又道：“还有，解某并没有藏匿任何人，我想一定是传递给你们消息的人搞错了。”那三名大汉连忙点头，好像他说什么都是对的。

解进走到床边，将垂下的被单撩开，道：“你们最好看清楚一点，回去也好跟上面交代。”那三名大汉只有硬着头皮弯腰朝床下瞧了瞧。而就在这时，那柄穿透墙壁的长剑猛然收了回去，矮判官的尸身被带得往前一扑，双脚整个悬起，登时吓了那三人一跳，慌不迭的退到门口，却没有一个人趁机冲出房门。

解进笑笑道：“三位可以请了。”

那三名大汉连连点头，脚下竟动也不动。过了半晌，其中

一人才指指那扇破碎的窗户，嗫嚅着道：“我们可以从那边走么？”解红梅身子往旁边一让，道：“请！”但见灯影轻摇，三名大汉飞快的自破窗鱼贯而出，转瞬间马蹄声已远去。

解红梅这才移步解进跟前，轻声道：“爹，方才的那口剑，我愈想愈像青城韩二侠的寒铁剑。”解进没有回答，只朝门外指了指。

门外果然有个人应道：“解姑娘不但暗器手法妙绝，眼力也高人一等，实在令人佩服。”

说话间，一名面蓄短须的中年人闪身走了进来。解进哈哈一笑，道：“难怪那三人不敢出去，敢情是霍大侠堵在外面。”原来这个中年人正是名满武林的“青城四剑”之首，人称“君子剑”的霍天义，解红梅刚刚提到的韩二侠，便是“霹雳剑”韩昌。

霍天义匆匆掩上房门，先向解进父女施了一礼，才道：“两位受惊了。”解进微微一怔，道：“青衣楼找的莫非是你们弟兄两个？”霍天义道：“不是两个，是四个。”解进皱眉道：“你们怎么把青衣楼给得罪了？”霍天义道：“方才两位不是已听矮判官说过了么？”解进霍然动容，道：“真的是为沈二公子？”霍天义点点头，而且还叹了口气。解红梅忍不住插嘴道：“沈二公子真的没有死？”霍天义道：“还没有死，不过伤势却很严重。”说到这里，又是一声沉叹，道：“我们弟兄也知道青衣楼万万得罪不得，可是碰到这种事，我们能袖手不管么？”解红梅立刻道：“当然要管。”解进也不禁叹了口气，道：“当然要管……问题是怎么个管法？”

霍天义道：“本来以我们弟兄四人的能力，把他悄悄送回金陵也并非难事，只可惜他的伤势太重，非立即治疗不可，所以我们才不得不铤而走险，跑到青衣第三楼的势力范围里来

.....”

解进截口道：“你们莫非是来找梅大先生的？”霍天义道：“不错。”解进摇头道：“你们能想到梅大先生，青衣楼的人也会想到。说不定你们赶到那里，人家早就布好陷阱等着捉人了。”霍天义道：“没法子，因为除了梅大先生之外，我们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医治如此严重的伤势。”解进沉吟了一下，道：“但不知沈二公子的伤势，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霍天义唏嘘道：“只不过比死人多了一口气而已。”

解红梅忽然道：“你能不能带我爹去看一看，也许可以想办法先把他的伤势稳住。”

霍天义神情一振，道：“解大侠莫非也精通医道？”解进淡淡道：“精通可谈不上，刀头舐血的日子过久了，多少总能学到几手。”霍天义却毫不迟疑道：“二位请跟我来！”

话刚说完，人已到了门外。

床上果然躺着一个只比死人多一口气的年轻人。昏暗的灯光照着他苍白得可怕的脸，所有的血气已全都染在他的衣服上。他的衣着虽已脏乱不堪，但仍可看出十分考究。他的脸色虽已了无生气，但看上去仍然英气逼人。

解红梅不由多看他几眼，道：“这人真的就是鼎鼎大名的沈玉门沈二公子？”

身后立刻有人答道：“绝对错不了！别说他的人还完整无缺，就算只剩下一条膀子，我也绝对不会认错。”

说话的是“霹雳剑”韩昌，赶过来挽起那人左袖的却是人称“闪电剑”的三侠方烈。他指着那人左臂上一道尺许的伤痕，道：“这条刀疤，就是为我们青城派留下来的痕迹。”

霍天义一旁感叹道：“不错。那年若非沈二公子赶来增援，